

典藏
译藏

本扣问人世良知的推理杰作

检察官的遗憾

〔日〕松本清张 著
侯 为 译



特殊的机缘引起藤川的怀疑，踏地调查，却发现与一
十五年前的悬案有关。一直未解，无解检察官的身份又
使案情迷雾缭绕，而他虚弱的笔迹令人百思难解。这一切
到底是谁的阴谋？案情渐趋明朗，藤川却辞职离去……

北岳文艺出版社

译藏
精典

一本叩问人世良知的推理杰作

检察官的遗憾

〔日〕松本清张◎著
侯为◎译

烧毁的档案引起濑川的怀疑，暗地调查，却发现与一宗十五年前的悬案有关。真凶未解，大贺检察官的身亡又使案件迷雾倍增，而他遗留的笔记令人百思难解。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阴谋？案件渐趋明朗，濑川却辞职离去……

北岳文艺出版社

晋图登字：04 - 2004 - 02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检察官的遗憾 / （日）松本清张著；侯为译.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7

ISBN 7-5378-2780-X

I. 检... II. ①松... ②侯...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J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4297 号

KUSA NO INKOKU by MATSUMOTO Seicho

Copyright © 1971 MATSUMOTO Na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ATSUMOTO Na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COPYRIGHT OFFICE, China.

检察官的遗憾

〔日〕松本清张 著

侯 为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640×960 1/16 印张：23.5 字数：366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78-2780-X

I · 2716 定价：25.00 元

译 序

松本清张是日本现代社会派推理小说的艺术大师,在推理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现实小说、社会评论等广阔领域中十分活跃,为日本文坛史留下了丰功伟业。其代表作《点与线》、《隔墙有眼》、《沙之器》等早已为我国读者所熟悉。日本读卖新闻社近年调查最喜爱作家的排行榜显示,松本大师排名第四,而且常年不变。这与渡边淳一的第八位、夏目漱石的第十位、村上春树的第二十二位相比,其影响可见一斑。

松本大师是一位多产作家,从短篇到长篇、从历史到现代、从百姓生活到政坛黑幕,作品题材涉及社会各个角落,数量多达千篇。从其丰富的内容中即可以看出大师的志趣及生活磨难的紧密联系。

松本清张出生于北九州小仓市的一个商贩家庭。从小家境贫寒,13岁被迫辍学谋生,只有小学文化。松本大师曾经当过街头小贩、学徒,也做过朝日新闻社驻小仓西部总社的广告制图工。曾因接触无产阶级读物遭到过拘留。1943年应征入伍,被遣往朝鲜当卫生兵,战后回到原报社复职。在战后的废墟中,为了养活七口之家不得不奔波于关西和九州之间批发扫帚,长期过着受歧视的屈辱生活。这些经历为他后来的思想信念和文学创作注入了充分的社会营养。

松本大师在十七八岁时读到了外国的推理小说,爱不释手,从此迷上了推理小说。1951年四十一岁时发表了处女作《西乡札》,此后,他

以权与法、善与恶、罪与罚等社会问题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杰出作品，揭示了社会与人性的阴暗层面。在后半辈子的创作生涯中，松本大师先后获得了“直木奖”提名、“芥川奖”、“新人杯”、“侦探作家俱乐部奖”、“文艺春秋读者奖”、“日本新闻工作者会议奖”、“妇人公论读者奖”、“古川英治文学奖”、“菊池宽奖”、“小说现代读者奖”、“NHK 放送文化奖”、“朝日奖”等，其显赫业绩足以证明松本大师的伟大才情和智慧。

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明治时代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模仿中国公案小说，撰写了一部《本朝樱阴比事》，首开侦探小说之先河。黑岩泪香编译了《法庭的美人》等 30 多部外国侦探小说，为日本侦探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1920 年横沟正史等创办了侦探小说杂志《新青年》，既介绍西方的侦探小说也发表本国的作品。当时的侦探小说出现了两个流派：一是以江戸川乱步为代表的“本格派”，主张重写破案的逻辑推理；二是以横沟正史为代表的“变格派”，强调写神奇、冒险的情节和变态心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以维持治安为由禁止侦探小说的创作发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侦探小说逐渐复苏，进入了“推理时代”。50 年代，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一批推理小说作家崛起，突破了“本格派”和“变格派”的固定模式，运用逻辑推理探究犯罪的社会原因，揭示社会的矛盾和恶习，着重分析各类人物犯罪的动机，反映各种社会角色心中潜在的矛盾和苦恼，使推理小说摆脱了狭窄的趣味性，形成了具有现实主义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其特点就是立足于生活，重视现实性和真实性，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而且不单纯追求破案情节，而着重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努力分析隐藏在犯罪背后的社会根源，研究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犯罪的心迹发展。

松本大师于 1992 年病逝，享年八十二岁。大师的辞世象征着“社会派”时代或“松本清张”时代的结束。然而大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财富，我们能够从中获取笔耕不懈的坚韧，惩恶扬善的鲜明爱憎，洞察

社会的敏锐目光,丰富多彩的社会各领域知识,信手拈来引人入胜的悬疑谜团,错综复杂的推理思路,妙笔生花的写作功底,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令人恍然大悟的结局……

检察官的遗憾

目 录

-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32
第三章 / 66
第四章 / 92
第五章 / 124
第六章 / 158
第七章 / 193
第八章 / 224
第九章 / 257
第十章 / 288
第十一章 / 318
第十二章 / 350

第一章

五月十六日，虽然已近初夏季节，夜晚仍然寒气袭人。

松山市地区检察厅杉江支部里有两个人在值夜班。一个是三十六岁的平田健吉事务官，另一个是三十岁的竹内平造事务员。支部与松山市地方法院杉江分院相邻。杉江市地处四国岛的西海岸，由过去的渔港逐渐繁盛起来，现在有十五万人口，古代曾是诸侯的城邑。

支部连楼房都没有，几座平房就像农村小学校的建筑。进入门厅，正面是办公室，旁边是检察官办公室，也跟小学校的教师办公室以及校长办公室没什么两样。检察官的宿舍就在办公室的后面。

当晚八点钟左右，这两个人打着手电筒在院内巡视了一圈，然后返回值班室。七点钟之前还有一位年轻事务员加班油印蜡版材料，把手指抹得乌黑。后来就下班离开了。

夜班由事务官与事务员每周轮流值一次。这个支部有一名检察官、八名事务官和七名事务员。

第一次巡视之后，两人在开水炉前泡茶喝水。

“天气变化太大了！我有点儿神经痛，所以最害怕这种天气。”平田对竹内平造说道。

远处响起轮船的汽笛声。

“下一会儿象棋吧！”竹内说道。

“是啊，下象棋倒是也可以……”平田好像不太感兴趣。

竹内知道平田喜欢下象棋，还以为他会立刻赞同。看到他并不那么踊跃，心想今晚他神经痛一定很严重。

这两人都是本地人。

但是,拒绝下象棋的平田却另有说法。“我实在难受得忍不住了,出去喝点儿酒就回来。这儿就拜托你了。”

值班人员擅自外出当然是违反纪律的,但是如果两个人轮换着外出喝上几杯也没有人说什么。而且外出的人可以给留守的人买些酒回来,已经习以为常了。

竹内知道平田事务官爱喝两口,也领会到他是因为神经痛才外出喝酒,于是也就答应了。

“那就去吧!一个小时没有问题。”事务员对事务官还是得恭敬一些。

“下次巡视是在十二点,我先得把身体暖热啊!”平田仰头看看墙上挂着的电子钟,指针接近八点二十分。

平田事务官走后,竹内事务员孤身一人留下,百无聊赖地浏览着周刊杂志。

由于支部远离市中心,所以晚上更是静谧无声。外面下起了小雨,一会儿又停了。海面不时地传来汽笛声——在这样的冷夜里,洋面往往浓雾弥漫。

竹内也并不讨厌杯中物,心想平田或许会带回二两清酒和杂烩砂锅。他知道平田常去的酒馆,从这条大街拐进小巷,就是酒馆集中的地方。这里有酒吧、寿司店、杂烩店、大众餐馆等等。其中有一家被他们称作“红灯笼”的“宝屋”,就是平田常去的酒馆。“宝屋”的老板娘是个胖女人,精于酒水生意。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值班室的电话铃响了。竹内拿起电话,平田叫他也去。“我在‘宝屋’酒馆。怎么样?你也来喝几杯吧!”

竹内拒绝说,不允许值班员两人一起外出。

“这里正在讲轶闻趣事呢!你离开十分钟、二十分钟没什么人不了的。你来喝几杯,我很快就跟你一起回去。”平田一个劲儿地劝他。

“可是,我一出去这里就没人了,不安全!”竹内答道。

“就算是不安全,那儿也没什么可偷的,而且也不会有警察打电话联系。最近一直平安无事嘛!”平田说道。

即使有小偷进了地检支部,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就是偷了,也净是些没用的东西。其实两名值班员全都外出时,最害怕的就是警署半夜来电话联系案情。只要不是大案要案,警方可以不必直接向检察官通报,但也要暂时与值班的事务官取得联系。地检支部值班事

务官受理之后,在第二天早晨向检察官报告案情。

不过,正像平田所说,近两三个月内警署不曾打来一个这样的电话。当然,因为这里是比较繁华的港口城市,所以外地人很多。既有船员,也有渔民。由于这些原因,难免发生打架斗殴、拔刀伤人等冲突。但正如年度统计显示,案件很少。或许是古城民风纯朴的缘故。

特别是近来,一直风平浪静。所以平田打电话保证,今晚离开支部三十分钟也不会有事。

竹内与其说是担心小偷光顾,不如说是害怕警署来电话联系。特别是检察官的宿舍就在房后,一旦暴露就是责任问题。但因为平田热情相邀,竹内只好同意出去二三十分钟,随即挂上了电话。

竹内事务员小心地在烟灰碟中擦灭烟头。

竹内平造打开挂着红灯笼的酒馆格子门。

“欢迎光临!”老板娘一眼看到了他,正面朝他殷勤地笑着。店内客人很多。平田事务官坐在角落里喝酒,看到竹内便嘻嘻一笑,淡淡的笑容中透出擅离岗位的愧疚和快感。竹内坐在平田旁边的椅子上。平田的碟子里放着杂烩煮蛋和串烧芋头。

“拿杯子喝吧!”竹内向老板娘要了酒。“尽量早点儿回去吧!”他对平田说道。

“没事儿,急什么呀?”平田酒气熏天地笑着说。他面前的酒杯也已经下去一半了。

“可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就麻烦了。说不定警察会打电话来呢!”竹内仍不放心。

“哪里!不会有事儿的。一直都很正常嘛!再说,只出来三十分钟,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别瞎想了,痛痛快快地喝几杯吧!”平田拍拍竹内的脊背,极力劝说。

竹内面前也摆好了清酒和杂烩。他向平田做了一下碰杯的动作,喝了一口酒。或许是由于脱离了值班岗位,这酒的味道也格外香。

店里还有四五个客人,都是船员模样的男子。这些渔轮水手们正在高谈阔论。

“咱们怕是无法出人头地喽!”事务官握着杯子说道。“就这样一辈子也翻不了身。管他呢!得过且过吧!”平田吐露出对前途的绝望。

但是,从竹内来看,平田的职务比自己还高一级。所以身为事务官的平田还算官运不错。竹内总觉得平田是在用反话炫耀自己是事务

官,所以有点不痛快。

“我已经不想出人头地了。”平田向嘴里倒了一口酒。

“你已经比我高一级,够不错的了。”

“什么呀,那是你说的。其实事务官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从上面的检察官来看,咱们就是打杂的。那点儿工资连供孩子上学都不够。嗨,顶多也就够喝点小酒快活快活。”

“那我也是一样啊!儿子现在终于上到了初中,但是我已经不想再让他上学了。”

“就算是进了附近的地方大学,毕了业也没用。要想让他当官,还是得去东京啊!”平田大口嚼着芋头。

以下是事务员竹内平造的供述。

竹内和平田事务官在“宝屋”酒馆喝了一会儿酒。最初打算呆二十分钟左右,但是拖延了一会儿。因为平田说话勾起了烦心事,而且竹内来酒不拒,所以忍不住越喝越来劲。

后来看看表,已经过了三十多分钟。竹内慌忙起身要走,但平田阻止他说再呆二三十分钟也没关系。“没事儿,警察不会打电话的。咱们呆上一个小时也没事。”平田也喝多了。

竹内见上司平田这样说,终于打消了顾虑,就又大杯喝酒。后来的事情就印象模糊了。

他只记得跟先前来的船员们发生了口角。船员中的一个人抓着啤酒瓶站起来,竹内有些害怕,便一个人逃了出来。当时,平田好像在——旁消极地劝解过,记不太清了。

竹内从“宝屋”酒馆逃出来,并没有直接回到地检厅支部,而是进了另一家酒吧。因为逃出“宝屋”之后,街上有个年轻的酒吧女招待把他拉进了酒吧。他怕把麻烦带到检察机关里去,就慌不择路地跟着女子进了某家酒吧。酒吧的名字记不清了。

这里没有其他客人,有四五个女招待。想到自己与船员吵架时平田也不帮忙,他便有些生气,又在那家酒吧喝了很多酒。他以为平田已经回值班室去了,于是放下心来。其实他也害怕贸然出去又会碰到吵过架的船员。

在他的意识深处,朦胧地记着跟几个女人一起上了车。驶过非常冷清的车道,进入了另一座城镇。此时已经快到凌晨一点钟了。

后来进了——家陌生的旅馆,几个女人又坐在客厅里缠着他要啤酒。

他担心身上带的钱不够,但又想反正都是当地酒吧的女招待,过后会有办法付账的,于是叫店家尽管上啤酒。他记着自己也喝了两瓶。后来便昏睡不醒,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

醒来已是上午九点钟左右,是被旅馆服务员叫醒的。他问这是哪里,服务员说是小洲,他顿时吓了一跳。从杉江市区到小洲约有四十公里,途中要翻越“夜昼岭”。

自己是什么时候跑到这儿来的?小洲过去也是个两万石俸禄的诸侯城,这里也相当繁华。服务员告诉他这家旅馆叫“柳家”。

竹内想整理一下昨晚的记忆,却只留下“宝屋”吵架后又逃进别的酒吧的印象,已经无法准确地想起整个过程。他记得是跟几个女子来到这里的,一问服务员,回答说那几个女子说您醉得太厉害了,让您睡到上午九点钟。她们已经在早上七点钟离开了。

竹内平造听了旅馆服务员的话,努力回忆昨晚发生的事情,可就是想不起来,只是隐约地记得跟酒吧女招待来到这里。听说自己当时烂醉如泥,他对自己丑态百出颇感羞耻。

然后他去结账,前台说几个女子的费用她们自己已经结清了。他觉得有些奇怪,但最担心的还是自己在值夜班期间外出留宿。平田事务官肯定气得够戗。尽管自己当初是应邀外出,但这事儿确实很丢面子。

竹内匆匆离开旅馆登上公共汽车,从小洲返回杉江必须翻山越岭,途中的“夜昼岭”林木繁茂,遮天蔽日。他心中感叹,昨晚那几个女子居然能把我弄上车带到这种地方来!

仔细琢磨一下,可能她们以为他很有钱,就想拉他到小洲来再喝一顿。然而看到他醉得不省人事,又发现他根本没有多少钱,只好在那家旅馆过了一夜。如果只有一个女子单独在一起,那还有点儿意思。然而最初就是四个女人,所以显然是想抓他当冤大头。不过,女人们自掏腰包又算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偷看了自己的钱夹知道没钱,无奈之下自己付了账?竹内只交了自己的那份费用。

清晨的明媚阳光更加深了他的懊悔心情。回到地检支部该怎么辩解呢?总不能说喝醉酒跟几个女子一起去了僻静的小洲吧?平田事务官对此事负有连带责任,所以他会想办法为自己遮掩的。找什么借口呢?必须先与他统一口径。

这事儿搞得真窝囊!如果捅出去的话,自己会被追究责任受到处

分。眼前顿时浮现出老婆孩子的面孔。

检察官濑川良一年轻有为,正因如此他对遵守规定非常严格。

竹内胆战心惊地在地检支部附近下了车。不知从何时起,他发现路上人们接二连三地走过,心中觉得很奇怪,越走近支部人越多,看样子是出事了。那些人的表情像是刚刚看完热闹正要打道回府。

竹内产生了不祥的预感,便拦住一个人询问。

“昨晚,地检厅发生了火灾!”

竹内大吃一惊。听到这句话他心中骤然失衡,愣愣怔怔地走近地检支部。一股焦糊气味窜进鼻孔,还有人在围观火灾后残留的青烟。支部昨天还在,现在却已经消失。烧光了树枝的白杨树孤零零地耸立着,消防员在焦黑的废墟上跑来跑去。

竹内站在人墙后面观望。

“哎呀,这下可糟透了!”有人痛心地说道。

竹内吓了一跳,回头看去。那是常来常往的市区印刷厂老板,他表情深刻地站在后面。

“竹内先生,烧得够严重的!”他不失时机地表示关心。

“是啊,真是……”竹内已经说不出话来,想到这场火灾的重大责任人就是自己,连看到这位经常点头哈腰来找他的印刷厂老板都感到害怕了。

“简直不敢相信!昨天来时还好好的,一晚上就变成了这样。这可把你们整惨了!”

“是啊……”

听老板的口气,他还不知道昨晚值夜班的就是竹内。

“不过,烧毁的只是仓库和值班室,还算是够幸运的!”

原来如此,虽然木结构房屋的三分之一已经烧成了灰烬,但另外三分之二还在。残留的部分变成了黑色木炭状。

竹内这才注意到,烧毁的是仓库和值班室。仓库中保管着大量与案件相关的文件资料。当然,近些年的资料存放在别的房间里,所以没受损失。只是烧光了旧案资料,他觉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不会影响现在的工作。

稍稍放下心来,他便想镇静自若地打听火灾情况。其实他现在必须去见地检支部的某个人物,但他又想先了解一下事实真相。

“昨晚几点发生的火灾?”竹内像是在问别人的事情。

“警笛是在半夜十二点以后响起来的。我吓了一跳，急忙赶了过来。消防车赶来三十分钟之后，火势减弱了。”印刷厂老板答道。“如果消防车再早些赶来，平田先生就不会惨遭厄运了。唉！说这话也于事无补，木头房子一着火怎么都来不及。”

平田惨遭厄运？听到这里竹内倒吸一口凉气竖起耳朵。“平田先生……”他瞪大双眼问道。“平田先生怎么了？”

“啊？你还不知道吗？”这回是印刷厂老板大吃一惊。“是吗？当然，这会儿大家都忙得团团转，我也见不上检察厅的人，想慰问一下也……平田先生在火灾中殉职了。”

“死了？”

“是啊，在值班室里烧死了。”

竹内大惊失色。平田烧死了！简直令人无法相信。但既然印刷厂老板说得很明白，那就一定不会错。竹内惊恐万分，悄悄地从现场溜走了。

平田烧死了！平田烧死了！印刷厂老板的声音雷鸣般地在竹内事务员的大脑中轰鸣。

当时平田一定是离开“宝屋”酒馆直接回到了值班室，而且由于醉酒熟睡而没能发现起火，窒息后被大火吞没。

竹内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极为恐惧。他遮住面孔不顾一切地迅速走开。印刷厂老板还没见到地检厅的任何人，所以似乎还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上司肯定正在查找自己的下落。自己从昨晚八点钟以后一直擅离值班岗位。

喝酒时特别担心警署会有电话联系，而眼下却发生了人命关天的重大事故。值班的平田烧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竹内原想回去后道个歉就可以了，现在看来自己已然成为罪犯。突然，濑川检察官的面孔浮现在眼前。这位三十一岁的检察官，去年秋天刚从松山地检厅调到杉江支部。因为是基层支部，所以只设置一名检察官，他平时要求纪律严明，也还有着年轻人的纯真。他喜欢下象棋，自己也曾多次跟他对弈。他经常在老师被将死时悔棋。

但是，这个青年检察官现在已经变成可怕的魔鬼。岂止如此，就连工作多年形同自家的地检厅也骤然变成铁面无私的法庭。

竹内事务员在这个只有一个检察官的支部里担任整理调查报告的工作。虽然自己不做审讯调查，但不知何时形成了对嫌疑人和被告们

的权力意识。对方的态度也助长了他的权力意识，他们面对一介事务员，也如同面对检察官或警官一样俯首贴耳。

虽然竹内事务员并非如此，但他仅凭在这里工作便自然被赋予了权力，于是在错觉之中就有权力意识在起作用。嫌疑人和被告在检察官面前奉承、迎合、哀诉、乞求怜悯，在事务员竹内面前也几乎是相同的态度。那种低三下四的样子令审问者（其实竹内并非如此，但即便只做辅助工作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受）产生难以忍受的焦躁情绪。他也曾因为反感对方的卑躬屈膝而厉声呵斥过。

想到自己突然坠落到嫌疑人的处境之中，不由得方寸大乱。一旦被逮捕，就会以擅离职守和失火责任的罪名受到上司和同事们的审判。由于自己整夜未归，所以搞不好还得承担平田事务官烧死的责任。现在，事务官们正在按照濑川检察官的指令查找自己的行踪。想到这里，竹内丧失了理智，手脚麻木失去了感觉。

竹内想到赶快逃离杉江市区。事后回想起来，搞不清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本来自己心里很清楚，如果逃跑只能加重自己的嫌疑。可是当时他只害怕自己被抓起来。平田被烧死使他的理智发生了错乱。

他迷迷糊糊地上了公共汽车，开动之后他发现这是与铁路线平行的北上车道，终点在远郊。幸运的是车中乘客无人注意他。虽然也有熟悉的面孔，但决不会想到他是逃逸的地检厅火灾责任人。即使知道他是地检支部的事务员，也只会想到他是为了火灾的善后而外出办事。

竹内在终点站下了车。在一座铁路小站前，他懵懵懂懂地买了去八幡滨的车票。为什么会买去八幡滨的车票，连他自己也糊里糊涂。反正离松山市很远，特别是离那里的地检厅很远。潜意识中的本能反应使他想到这座旅途中的城镇。

到八幡滨需要一个多小时。他仍然像梦游病患者似的，懵懵懂懂地下车出站。他来过多次，所以很熟悉这里。但是既没有熟人也没有朋友。

他觉得肚子有些饿了，于是走进大众餐馆要了一碗面条。但是食之无味，就剩下了一半。虽然肚子空空，却没有一点儿食欲。

离开餐馆，他漫无目的地走在闹市区的大街上。看到一家小剧场，便懵懵懂懂地走了进去。里面还没有多少观众，他在一排空座中坐下。放映了一部历史片，一部现代片，都很乏味。当然，即使看到了有趣的

画面,其中情节也不会经过大脑。只有目前可悲的处境,沉重地压在心头。回头想想,昨夜发生的事情如同噩梦连连。此刻坐在剧场里看电影,才切身地感到已经彻底解脱。

如果能够彻底解脱,那真是求之不得。实际上他就是这样想的。如果昨夜与现在毫无关联,那该是怎样的如释重负!

他几乎是在无我的状态下看完了两部电影。走出剧场时已是傍晚时分,商店里灯火通明。天空渐渐昏暗下来,彩云向西天聚拢。见此情景,竹内顿时想起了家。他想跟家人团聚。

他又回到车站,乘坐下行列车返回了杉江。他专挑路灯照不到的地方走。打开自家门厅,两个正在和妻子交谈的男子站起来迎接他。他们是地检厅的同事。

关于五月十六日夜晚松山地检厅杉江支部的火灾案,地检厅与辖区杉江警署合力展开了调查。

据消防署判断,起火地点在第二仓库东侧房屋附近。在三十多平米的仓库中,保存着审判记录等旧资料。所谓第二仓库是因存放近年不用的旧资料而得名,与近年审判相关的资料存放在对面的小仓库里。

这种场所本来就没有使用火的可能。而且季节已到五月中旬,值班室里也不用火盆了。

但是,如果检察厅发生了纵火案,那问题可就严重了。当局并不急于公布火灾原因,理由就在于此。

大火吞没了第二仓库的大量资料,烧毁了走廊,烧光了八铺席大的值班室,直到隔壁的审讯室为止。

这里本是木造的旧房屋,偶尔有过一阵小雨,但火势迅猛令人意外。办公室后面就是检察官的宿舍,检察官濑川良一刚发现红色火苗就冲出来,但已经无法扑救了。

濑川去年秋季刚刚上任,他还是单身。一位阿婆来帮他做饭、料理家务。阿婆早晨七点钟过来,傍晚五点钟回去。宿舍是可以住家属的,所以濑川一个人住显得很空旷。他睡在与办公室相反方向的八铺席宿舍,而且没有家属,这些都是延迟发现火灾的原因。

消防车赶到,最终扑灭大火是在起火四十分钟之后。

濑川检察官觉得非常奇怪,按理说两个值班员必须最先到自己这里报告,然而却没有。今晚谁值班已记不太清,但按照常规,检察事务官和事务员应该在值班室过夜。

濑川检察官心中产生某种预感,请求消防员到还在燃烧的场所搜寻。于是,从烧毁坠落的房梁下找到一具烧焦的尸体。从位置判断是在值班室,尸体的姿势是平躺在榻榻米上的。但是他还穿着西装,没有换睡衣,也没有铺被褥。

濑川检察官确认那个男子就是值班的平田事务官,并请求搜寻另一个值班员的尸体。这时其他同事闻讯赶来,他得知另一个值班员是竹内事务员。

消防员当然是全力以赴地搜寻尸体直到天亮。但是终于没有找到,于是断定竹内事务员当晚不在地检厅支部。

一名值班员烧死了,另一名值班员去向不明。此事与失火的原因同样严重。

事务官平田健吉的遗体被送去解剖,气管及肺部都吸入了烟灰,鼻腔中也已熏黑。除此之外,没有外伤。这种状况表明,本人是在生存状态中窒息而死。也就是说,没有他杀的嫌疑。

平田没有铺开被褥,直接仰卧在榻榻米上。他没有铺开被褥,这是怎么回事呢?起火时间被推定为零点刚过,那么在深夜不铺被褥直接躺在榻榻米上,是因为他只是在打盹儿。事实上,平田还穿着西装。

去向不明的竹内事务员也没有铺开被褥。

在平田的胃里发现了尚未消化的杂烩芋头、鸡蛋、豆腐等。酒也喝了很多,但是没有化验出其他药物,比如安眠药之类。

从这些情况推断,平田和竹内当晚擅离职守,从单位溜出去喝酒。只有平田先行返回,因醉酒而沉睡,后来被浓烟窒息而死。竹内没有返回地检支部,直接逃走……

第二天,当局顺着这条线索迅速展开了调查,地检厅官员们经常出入的酒馆被查清——昨晚八点半前后,平田事务官去了“宝屋”酒馆,随后竹内也来了。据老板娘说,是平田打电话把竹内叫来的。

酒馆里有四五个顾客,好像是哪里的船员,谈论着自己关心的话题。平田与竹内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在地检厅工作没前途。竹内说想早点回去,平田极力劝阻。当时竹内总担心警署会有电话联系,而平田说没事儿不用担心,两人便继续喝酒。两人热了六壶清酒,平均一个人三壶。

后来竹内说实在担心地检支部有事,不听平田劝阻自己先走了。平田又呆了二十分钟左右,一边喝剩下的酒一边发牢骚,后来终于起身